

白戸勝郎編纂

王龍溪全書 完

東京三省堂發行

明治
37 2 20
丙交

王龍溪全書序

姚江之學傳習久焉如中江藤樹大鹽後素海內豪傑之士挺身而嚮往者不下數十百輩皆成偉器洵是千聖絕學也

頃者清國同學紹英會寄王龍溪全集來予貪讀連日夜手不忍捨卷闌微發奧往々發先師未發之言以爲是第二傳習錄曾記中江藤樹其初遵奉朱學中途讀王龍溪語錄翻然歸依姚江然亦非偶爾也今除集中如序跋祭文誌銘其不甚適切者別編一冊令以與陽明之書相參觀而資學人研究之便蓋王龍溪者吾宗之大荷葉也王陽明之正法眼藏便附屬此人所以陳明爲箇中人道焉

明治卅六年十一月

編者識

王龍溪傳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明宏治十一年戊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龍溪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龍溪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生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嘆曰。學貴自得。吾向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于師門。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龍溪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樸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當覲試。仕士咸集。子其往焉。龍溪曰。諾。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問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龍溪。與相辨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顧時式。賴有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溪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見而喜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溪與緒山分教之。而龍溪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

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更易。龍溪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蓋相與就正。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未悟本體。未免在右善有惡。上立根基。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及其成功一也。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仍當隨時漸脩。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之見。正可相取。不可相病。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文成發舟。龍溪與緒山追送嚴灘。復叩問元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幼相之說。詔之。龍溪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幼。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着一處。不離一處。是謂元同。文成承命之。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裏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

年文成平思田歸。卒于南安。龍溪方借緒山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龍溪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輿歸越。經紀喪事。築場廬墓。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毀交搆。悍宗豪僕。窺伺爲奸。危疑萬狀。龍溪極力擁護。謀託孤于黃尚書。締結婚定盟。久之乃定。然而謗訕叢積。大都由此起矣。建天真書院于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龍溪。請正焉。嘉靖壬辰。龍溪始赴廷對。相國張永嘉公孚敬。聞龍溪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士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相夏貴溪公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制春。龍溪門人也。首以龍溪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溪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輩爲何如人。遂大不懌。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補養聖德。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貶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溪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疎乞休。詮司報與告歸。踰年。以大察去。故龍溪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公德居禮部。唐公順之。撫淮陽時。俱欲特疏引用。龍溪聞而止之。龍溪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越閩粵。皆有講

金波晤言	六十七
答南明汪子問	六十八
答中淮吳子問	七十一
書累語簡端錄	七十五
過豐城答問	八十一
與三峯劉子問答	八十三
與獅泉劉子問答	八十四
答退齋林子問	八十五
東遊會語	八十六
留都會紀	九十二
答楚侗耿子問	百四
蓬萊會籍中約	百七
竹堂會語	百十四
南雍憑虛閣會語	百十六
慈湖精舍會語	百十七

穎賓書院會紀	百二十
天柱山房會語	百二十一
書同心冊卷	百二十六
與陽和張子問答	百二十八
萬松會紀	百三十四
致知識畧	百三十五
致知識辨	百三十八
格物問答原旨	百四十八
與存齋徐子問答	百五十二
答五臺陸子問	百五十三
南遊會紀	百五十六
華陽明倫堂會語	百六十五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百七十
龍南山居會語	百七十四
白雲山房問答	百七十七

書九龍會語	百八十
興浦庵會語	百八十二
大學首章解義	百八十三
中庸首章解義	百八十六
性命合一說	百八十八
孟子告子之學	百八十九
致知難易解	百九十二
意識解	百九十三
三戒述	百九十四
憤樂說	百九十五
政學合一說	百九十七
天心題壁	百九十七
答聶雙江	二百
聶雙雙江	二百一
答李克齋	二百二

與李克齋	二百三
與孟兩峯	二百三
答胡石川	二百四
與施益庵	二百五
答章介庵	二百五
答季彭山龍鏡書	二百六
與潘笠江	二百十一
答萬履庵	二百十二
與呂沃洲	二百十三
與呂沃洲	二百十四
與潘水簾	二百十五
與陸平泉	二百十六
與陸平泉	二百十七
與王南岷	二百十八
與陶念齋	二百十八

與陶念齊……………二百二十
 答趙尙莘……………二百二十一
 與趙尙莘……………二百二十二
 與趙尙莘……………二百二十三
 答趙尙莘……………二百二十三
 答茅治卿……………二百二十三
 與諸南明……………二百二十五
 與居竹墟……………二百二十六
 與李中麓……………二百二十七
 答羅念庵……………二百二十八
 答羅念庵……………二百二十九
 與羅念庵……………二百二十九
 與羅念庵……………二百三十
 與孫淮海……………二百三十一
 與耿楚侗……………二百三十二

與耿楚侗……………二百三十二
 答耿楚侗……………二百三十三
 與馮緯川……………二百三十四
 答馮緯川……………二百三十四
 答吳悟齋……………二百三十六
 答吳悟齋……………二百四十二
 與朱趣崢……………二百四十九
 與李中溪……………二百五十
 與馮南江……………二百五十一
 復顏沖宇……………二百五十二
 與沈鳳峯……………二百五十三
 答洪覺山……………二百五十三
 答毛瑞泉……………二百五十五
 答王鯉湖……………二百五十六
 與胡栢泉……………二百五十六

與唐荆川……………二百五十七
 與唐荆川……………二百五十七
 與譚二華……………二百五十九
 答譚二華……………二百五十九
 與趙麟陽……………二百六十
 答李漸庵……………二百六十一
 答劉凝齋……………二百六十三
 與劉凝齋……………二百六十四
 答劉凝齋……………二百六十四
 答劉凝齋……………二百六十五
 與王敬所……………二百六十五
 答王敬所……………二百六十六
 與莫中江……………二百六十八
 與馮少洲……………二百六十九
 答孟會源……………二百六十九

與汪周潭……………二百七十
 與屠坪石……………二百七十一
 與萬合溪……………二百七十一
 與張陽和……………二百七十二
 答張陽和……………二百七十二
 與張陽和……………二百七十四
 與朱金庭……………二百七十五
 與趙穀陽……………二百七十五
 與趙穀陽……………二百七十六
 與趙穀陽……………二百七十六
 與李見亭……………二百七十七
 與王龍陽……………二百七十九
 與祝成吾……………二百七十九
 與林益軒……………二百七十九
 與羅近溪……………二百八十一

與羅近溪	二百八十二
與邵纓泉	二百八十二
答宗魯姪	二百八十三
答劉抑亭	二百八十三
與吳安節	二百八十四
與邵仰濂	二百八十四
與顧海隅	二百八十五
與董弦齊	二百八十五
與王海南	二百八十六
與鄒石淵	二百八十六
與俞虛江	二百八十七
與戚南塘	二百八十七
與魏敬吾	二百八十八
與李見羅	二百八十八
與李見羅	二百八十九

與張含宇	二百八十九
與殷秋溟	二百九十
答殷秋溟	二百九十一
與林介山	二百九十二
與吳中淮	二百九十二
與吳中淮	二百九十三
答程方峯	二百九十三
與胡鹿崖	二百九十四
與周洞岩	二百九十五
與徐龍寰	二百九十五
與魯畫堂	二百九十五
與蕭全吾	二百九十六
與完璞會中諸友	二百九十六
與貢玄畧	二百九十八
與梅純甫	二百九十八

答梅純甫	二百九十九
與梅純甫	三百
與周順之	三百一
與周須之	三百一
與周順之	三百一
與沈思畏	三百一
與沈思畏	三百二
與丁惟寅	三百二
與杜惟誠	三百三
與焦仲明	三百四
與蕭以寧	三百四
與王濟甫	三百四
與沈伯南	三百五
與吳從本	三百五
與蕭來鳳	三百五

答沈宗文	三百六
與沈宗顏	三百七
與沈宗顏	三百八
與丁存吾	三百九
與鄧子和	三百九
與徐邦中王以中	三百十
與徐成身	三百十一
答徐成身	三百十二
與莫廷韓	三百十二
答周居安	三百十三
與張叔學	三百十四
與張叔學	三百十四
與張叔學	三百十四

王龍溪全書目錄終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之心。有善有惡之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若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蓋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

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旣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仍當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己酉仲秋。先生偕緒山錢子。攜浙徽諸友。赴會冲元。合凡百餘人。相與紬繹參互。紀其語於左云。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爲落空。其亦未之思耳。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親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親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本體。本體卽是工夫。非有二也。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下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粗。其機甚微。非眞實用工之人。不易辨也。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因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譬諸樹木被藤蔓牽纏。若非剪截解脫。本根生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翻滋見解。爲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子爲善學。吾人旣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淨。不然。只是騰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

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為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為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為己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闡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為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

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鑿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于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殼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機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即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即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即可以入于中行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思者亦獨何心哉

聞講書院會語

嘉靖甲寅春先生赴江右之約秋入武夷歷鷺湖返棹廣信郡中有聞講書院之會吉陽何子請先生往蒞之會約首揭陽明夫子立志說拔本塞源一體論以示學的每會輪一人講

四書一篇。以爲參互體究之資。時講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章。講畢。諸生起問曰。遠邇難易之旨。究竟何如。諸生將緣此以精所學。期實體諸身心。非徒誦說而已也。先生曰。講議中云。性外無道。道外無事。兩言大畧得之。其遠邇難易之說。尙爲舉業舊見所纏。更須商量耳。夫道與事。皆原于性。良知良能。不學不慮。天之性也。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長。取諸在我。不假外求。性外無學。性外無治。平天下者。徵諸此而已。但聖學不明。世人多務好奇慕外。反忽近而求諸遠。忽易而求諸難。不從真性上。照察理會。終日經營于身心之外。貪多務博。談王說伯。擬古酌今。與凡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無不欲窮搜而極探之。以爲所學在是矣。夫遠近難易。何莫非道。何莫非事。何莫非性分之所該。然道有本末。事有終始。爲之須有次第。未有本固而末不茂者。未有始得而終不貫者。故曰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天下之事。圖難于其易。吉陽子曰。今日之學。只須兩言決之。凡求之身心之內。卽是近。卽是易。凡求之身心之外。卽是遠。卽是難。先生曰。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本諸一念之微。徵諸愛敬。而達諸天下。乃千古經綸之靈樞。諸君果信得良知及時。只從一念上。理會照察。安本末之分。循始終之則。從心悟入。從身發明。更不從前種種向外尋求。篤其近而遠。自舉守其易而難。自乘王伯之畧。古今之宜。天地鬼神之奧。皆舉之矣。天樞之運不息。而未嘗離垣。靈樞之運亦不息。而未嘗離位。此究竟之義也。諸生請問立志一體之說。先生曰。此

亦無二義。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便是志。所謂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舍此更無立志之法。靈氣時時貫徹周流。便是仁。所謂痲癢疾痛。感觸神應。舍此更無求仁之方。昔者象山晦庵。爲湖之會。以知親知愛。發明千聖傳心之法。消流拳石。卽所謂近且易。滄溟泰華。卽所謂遠且難。眞僞之幾。辨諸一念。無假于外也。鷺湖之會。在辨眞僞。今日之會。在辨內外。內外辨。則眞僞之幾決矣。

維揚晤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春汎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眞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欄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眞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眞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著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眞良知也。有時奪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

可犯不知此是攬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攬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攬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攬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慨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爛然油然。生生不容己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凌節之患。其在今日。莫先于開發耻心。有耻心能懲往事而興善端。所謂知能近乎勇。力行以來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耻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爲虛。會友輔仁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錄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爲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爲高。則又非予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成已卽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

遵嚴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先生謂遵嚴子曰。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遵嚴子曰。必以先天後天分心與意者何也。先生曰。吾人一切世情嗜慾。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一切世情嗜慾。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慾之雜。纒落牽纏。便費斬截。致知工夫。轉覺繁難。欲復先天心體。便有許多費力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先天易簡之學。原憲克伐怨慾不行。便是後天繁難之學。不可不辨也。

先生謂遵嚴子曰。吾人學問。未能一了百當。只是信心不及。終日意象紛紛。頭出頭沒。有何了期。吾人且道如何是心。如何是信得及。心無所用。則爲死灰。不能經世。纒欲用時。便起煩擾。用不用之間。何處着力。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變化云爲。往來不窮。而明體未嘗有動。方不

涉意象。方爲善用其心。有諸已。始謂之信。非解悟所及也。

遵嚴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口口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坐一般。況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嚴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嚴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有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

非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怫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况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已自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木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消講。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今人憚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為，須得其機要，有制鍊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

荆川自謂得其機要，能鍊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塵。蓋吾儒致知，以神為主，養生家以氣為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自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為作用，以氣為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恍惚，或至皓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殼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楓潭子問：乾之用九，何謂也。先生曰：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若曰陽剛不可為物先，則乾非

全德矣。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故能時乘御天。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吾人有凶有咎。只是倡了。孔子退藏于密。得用九之義。又云。首出庶物。何謂也。曰。乾體剛而用柔。坤體柔而用剛。首出者。剛之體。無首者。柔之用。用柔即乾之坤。用六永貞。即坤之乾。乾坤合德也。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先生謂遵巖子曰。子家居十餘年。行履何如。於此件事體。究何如。遵巖子曰。此生之志。不敢自負於知己。終是世情牽繞。割截不斷。日逐體究。不無少見。終落知解。不能觀體光明透脫。先生曰。此是吾人通病。然此亦是一病兩痛。惟其世情牽繞不斷。所以未免包裹影嚮。不能直達光透。惟其本體不能直達光透。所以世情愈覺纏繞。周羅古云。但去凡心。別無聖解。若此一真。當下自反。即得本心。良知自瞞不過。世情自假借不去。所謂赤日當空。羣晦自滅。吾人此生。只此一件事。更有何事攙搭得來。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為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

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迹。揣摩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

或問莊子之學。先生曰。莊子已見大意。擬諸孔門。庶幾開點之儔。東披論莊子推尊孔子之意。雖是筆端善于斡旋。亦是莊子心事。本來如此。其曰。不知以養其所知。及木鷄承蜩。諸喻。即孔子無知如愚之旨。其曰。未始有物。未始有初。諸說。即大易先天之旨。但寓言十九。似涉狂誕。世人疑以為訾。真痴人前說夢也。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為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

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卽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木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泊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傅子偕所傳子。率南華諸同志。板蒞擬峴臺之會。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數百年。及陽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尙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扇。達乎無轍之境。固乎無膝之絨。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卽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卽非道。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爲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

有切己之志自不暇閒圖度閒議論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
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學原爲了自己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爲己之
實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爲有悟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
教以師道爲己任明道自以爲有所不及不知明道乃是異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
學問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爲兄亦無如之何況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
似情非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
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量人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爲攻補先後淺深
方爲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
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縱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
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禪談者雖
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為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踐履未能純一習氣未消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非悟入者不能先師亦云如舟之有柁一
提便醒學者須得柁柄入手方有主腦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贏得
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阱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算學者須務實勝義以為質自無所貪方是惺惺
漢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學道歐公極
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道在人心六經吾心註脚雖經祖龍之火吾心之全經未嘗忘也韓歐欲因文而學道是倒
做了要初頭免得俗須是知學不然聰明如韓歐亦不免於俗聰明固不足恃也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
華豈可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于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為人為利篤信謹守依彷彿末節細
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箇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
體小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學之的也

伊川解頰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為卦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
善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為休復三不能仁守故為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為獨復
五當位得中故為敦復上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是為迷復故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
復則非名卦之義矣

學者規模多係於見聞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此是故所習不可不謹。習氣爲害最重一鄉之善不能友一國一國之善不能友天下天下之善不能友上古習氣爲之限也處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故學者以煎銷習氣爲急務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無藉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爲法華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禮議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後世殺身舍生成仁取義順而行之亦以爲利也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只却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便以爲多事宣帝以下事尙綜核漸至煩擾。

其後寢成廢墜不振并老氏之旨而失之勢使然也。

象山學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

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鍊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山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學者貴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爲已求益之道只成閒圖度耳。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一念不謹無窮之憂纔放出路便是自恕便是姑待便非克己之勇此吾人之通病不可不猛省也。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文中幾於舉學惜乎早死非子雲所能及也。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如編論語者亦有病。

論語一書多出子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象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已見是無師承恣情慾是無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關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定規模。只要事成。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學。所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為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奏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夫。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朋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外。即非也。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為證為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為姑容。便是入微功夫。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

算穩之人似狷。勇往之人似狂。算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為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為聖之志。若肯克念慎終。便可幾於中行。孔子思狂不得已。而次及於狷。亦此意也。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為一畏其事。大且難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見得良知自無四者之病。良知自有天則。縱恣不肯為。只是違了天則。良知不學不慮為之在我。何畏之有。良知即是入聖之路。求則得之。非有待於外也。知與未知。良知瞞不得些子。未知而自謂能知。是自欺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夫子曰。知德者鮮矣。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畢竟是末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使人作偽。

德不可以偽為。若論事。小人有才者。皆能辦。觀人者不於其德。徒在事上繩檢。是舍本而逐

末也。

古人精神不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只是將一切閒浪費精神。徹底勿留些。子盡與蕩滌。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今人類以快活爲學。不知快活從辛苦中來。根基始實。始不涉虛見。古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此言可以喻道。纔有厭心。便是廢學。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人心無事時。有開有塞。乃是氣機相乘。徐以待之。自復。若有故而塞。卽是習氣。世情忽來。填障。要須追尋來歷。徹底掃蕩。方得開。不然。習緣愈積。情境愈熟。暗中埋沒。卒難廓清。不可不早覺而亟反也。

老衰而後佛入。

儒衰而後老人。老氏見周末文勝。故專就此處。攻破儒術。以申其說。老氏類楊。佛氏類墨。逃

墨而歸於楊。逃楊而歸於儒。其反正之漸如此。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精神。方是全力。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否。

此卽是良知無思無爲。自然之神應。學者於此識取。便是入聖血脉路。

一友侍坐。無所問。象山謂曰。學者能嘗閉目亦嘉。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漸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象山曰。此理已顯也。友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

識此便是仁體。此是聖學之胚胎。存此不息。便是聖功。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然此理不必專在瞑坐始顯。日用應感。時時存得此體。便是此理顯處。便是仁體充塞流行。象山因此友於瞑坐中。有得。故指此以示之。在人善學而已。

臯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書也。

臯陶競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皇極。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問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鶴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
新奇玄妙

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耐聽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首夔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
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
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既竭利
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而為機變之巧者又為魑魅魍蜴其間後
世耻一物之不知亦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
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
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
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
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

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強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
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己發立教非未發無知
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
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
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若差毫釐而其繆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
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噉齧之
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
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沈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為
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
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
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以解學者惑務求不失其宗庶為善學也已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為道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
為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
可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
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不可

不慎也。

或問象山學從何受。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在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公案。雖因言而入。所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爲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開闢時。有異者皆此類也。蓋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見。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于斗山之精廬。得與新安諸同志爲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君各以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歸于一是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

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爲本來生生真命脉耳。此志旣真。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譬之眞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眞種投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惟在于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旣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而得矣。夫顏子歿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昔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值藥童子。服勤旣久。頗能傳其方。問以語諸人。人服頗有效。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肖。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己酉夏。予旣赴水西之會。泐句相告歸。復量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眞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能至。然由萌蘖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泉混混。以放于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

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爲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者。稍有不同。其爲未得本原。無補于性命。則一而已。所望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爲聚散。每會如所訂期。必須破冗一來。相摩相盪。相勸相規。爲性命之心重一分。爲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水。相濡以沫。相吻以吻。終不若相忘于江湖之爲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爲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內。豈能人人盡發眞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虛心樂取。招徠翕聚。以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興。不可得也。苟爲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以勝心相高。甚至忿爭訐戾。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爲知學。圯族敗羣。莫此爲甚。雖欲會之不廢。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旣爲此學。一切凡情俗態。良知有未安處。便須破除斬截。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終之一助也。諸君念之。戒之。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

結會。以盡切劘之益。過蘇。值近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況雙江。緒山。沃洲。及齋諸公。有事茲土。貞教剛化。後先相聞。流風有存者。登壇說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羣處質言。相與訂舊學。而覓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旣如會。諸生懼其旣別。而或離也。乃圖爲月會之約。而屬予言。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絕。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知也。所趨旣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己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

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為道德之說，何異秦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爛然不容味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情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爛然不容味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匿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博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趨於朝，爭利者之樂趨於市，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亦口耳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加用之，則吾從先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戚之間，皆從先進之志也。夫吳聲華禮樂之盛，似矣。槩以從先進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圯，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薄，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昔者餒夫偶食穀而甘，即欲與衆嘗之，以共免於飢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

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竊恐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滁陽會語

赴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為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為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為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為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界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微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

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武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為主未免加減廻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原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蓋後儒之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內既悟之後則內外一矣萬感萬應皆從一生競業保任不離於一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為萬即萬為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

耀天地世以為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機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忘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疎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即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煦育胎元而即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為學又無先師許大礪冶陶鑄銷鋒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有謂良知落空必須聞見以助發之良知必用天理則非空知此沿襲之說也有謂良知不學而知不須更用致知良知當下圓成無病不須更用消欲工夫此凌躐之論也有謂良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為緣境是自窒其用也有謂良知主於明覺而以虛寂為沈空是自汨其體也蓋良知原是無中生有無知而無不知致良知工夫原為未悟者設為有欲者設虛寂原是良知之體明覺原是良知之用體用一原原無先後之分學者不循其本不探

其原而惟意見言說之騰。祇益其紛紛耳。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誨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闕然指以為禪。無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嘉靖丁巳歲。值予赴會之期。思畏國賢時一允升純甫輩。遊琴溪道中。遂同遊僊洞。薄暮乘風抵水西。則汪子周潭。周子順之輩。已候予。浹旬矣。先後至者百餘人。晨夕聚處。顯論微言。隨所證悟。充然各自以為有得。予藉諸友相與意懇神專。亦惕然不容。以自已信乎此會之不為虛矣。會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諸友慮其迹遠而志暌也。復徵予言。以申警策。予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釐。南北千里。不可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誼者。純乎天則。無所為而為。功利則雜以世情。有所為而為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于茲。世之豪傑。慨然自命。以為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被除為難。淆淄既深。則澄瀦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為正本清源之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

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為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櫻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干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之骨髓。亦千百年于茲矣。吾人生于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陋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為絕然二物。為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知而發。則無所為而為。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為而為。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為無所為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為道誼。若猶未免於為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凡民擬聖。水西之會。聞于四方。將反為貽笑之資。可懼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為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裹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當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問以請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棄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眞神醫也不肖千里遠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裹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眞志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譬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利道誼與功

書婺源同志會約

嘉靖丁巳五月端陽予從齊雲趨會星源覺山洪子偕諸同志館于普濟山房聚處凡數十人晨夕相觀因述先師遺旨及區區鄙見以相訂繹頗有所發明同志互相參伍亦頗有所證悟或者曰婺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於有異同蓋諱諸予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也學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卽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綴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爲已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已

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親不聞爲道體，戒慎恐懼爲修道之功，不親不聞即是隱微，即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體用一源，常人喜怒哀樂，多不中節，則可見其未發之中，未能復也。夫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脉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內逐外，至謂誑己誑人，謂延平先生嘗令體認未發以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册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摩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

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嘵嘵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學也已。

懷玉書院會話

今講學不見大明白，只是私欲未得掃除，此一大病痛。流傳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湊泊，此處難於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真辨去取，纔能實落下手。一齊打發，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欲，只因有身，有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川，何苦妄認虛名，浪生幻念。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其所爲善，乃心與人同，視之如一體，是所謂公也。與天下爲公，公已至大，但恐于見在天下起念，是識見上生大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作。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亦能拚舍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分業，終是戰國人，意與慷慨，充其類論之，是有懟于天下，不是與天下同善。未免認賊作子，誤公于私。若我心真能與天下同體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次如范仲

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為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志氣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為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志氣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況于一鄉人漫不知為善。吾於是奮力為倡首。國人漫不知為善。吾於是奮力為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為善。吾於是奮力為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不得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吾自為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所謂有志天下鄉國者。只是意興。意興少間。施為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勾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為。纔為真志。吾輩今日。既以學問為事。且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即吾所知所能。不怠忽放恣。則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損人益己。如其割捨不斷。復須痛責吾志。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秤量商確一番。使重輕緩急自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須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便是一劈頭到底。真功實學。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得為人。必須默坐澄心。細細尋討。始得的當。世上繁華嚷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久。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為善。乃懶撲不破。吾輩宜痛念之。如有所疑。亦須面剖。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

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役之人。執册布算。交涉紛紛。其門如市。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是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無為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為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

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託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偽為。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託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宣也。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復哀六邑之彥。聚于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蹶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于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眾志。侯離席率眾。作而言曰。昔象山訪晦菴于南康。開講白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于茲。大眾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靳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愧不敢當。侯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于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

二師應酬
之間付其
心真不禁
流涕

得命請以一體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穀觶。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大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亢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川。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于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自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區區所聞。

於師說孔門萬物一體之蘊。庶足以發之。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今侯以絃歌禮樂。倡導多士。而猶然不知所以興。其自待亦薄矣。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象山嘗有君子小人之說。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致良知。則由君子可進于聖賢。不致良知。則由小人將入于禽獸。吾人甘心以禽獸自處。而恬然不知所以自奮。其自待尤薄甚矣。夫藏身不恕。則不能以喻人。斯又區區與侯所當自鏡。以致交修之益者。諸君念之哉。

洪都同心會約

嘉靖乙丑夏。予赴弔念庵君復之安城。永豐。展拜雙江東廊諸公之墓。回途與敬吾見羅汝敬。恭整諸同志。會于洪都。爰念同門諸友。相繼淪背。師門正脉。僅存一綫。消息代謝。固亦常事。所賴吾黨三五豪傑。繼承斯緒。主張擔負。聯翕後進。庶幾足以挽回造化。吾人在世。不可一日無學。尤不可一日無友。自先師提出良知宗旨。學之大端。若已明白。于聖機。亦若曉然。無復可疑。吾人羣居合聚。講之亦久且熟矣。但恐吾人尙從見解承接過去。不能實致其知。日著日察。以求自得。則所謂曉然明白者。尙不免于播弄精魂。非實際也。夫不握其機。則大化無從而運。不入其竅。則大本無從而立。非藉師友夾持啓悟。則未免溺於浮沉。安于孤陋。大業亦無從而究。歲月悠悠。世緣役役。在諸君誠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附近同志。每月兩會。舊有定約。諸君地址相望百餘里。會不能數。每歲圖爲四會。季月望爲始。以十日爲期。

十日之內。務須虛心遜志。以相下爲益。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過。若已犯之。翊善箴過。相觀相感。誠愛有餘。而言詞常若不足。議論偶有未合。不妨默體互證。毋執已見。以長勝心。庶會可保終。而此學賴以不墜。會所以南昌雙林寺。豐城至德觀。二處爲定址。欲其道里相間。勞逸均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弔念庵回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陟虛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餘靄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立理。灑氣滋生。臥聽流溪。澌澌沁徹心脾。達旦泠然。若有神以啓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證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于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爲美談。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于所習。所習由于所志。蓋因學者亟于進取。舉是以採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斬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願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之日月麗天。貞明之體。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爲神明之德。發之而爲光。

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世。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于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于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屑不受于噉蹴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于為小人。而不樂于為君子。特狃于其習。而不自覺耳。有人於此。毀以為小人。則拂然怒。是小人之不可為。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為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為。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在于利。將欲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于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論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即夫情之所安。而不溺于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于人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于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于思

為。而所謂喻者。或未免徇于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為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祈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為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侈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峯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為己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歿。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為進修會。以會一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興義好禮。顯顯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中訂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為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為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問之。始雜而三。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然總之。則惟在言行而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誠即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即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之之

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卽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分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蔽于多歧，非所謂道。溺于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蔽與離，可謂契聖學之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圖進修之會，舍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于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爲不悖於見一之訓耳。二子其以此義中告與爾父兄子姪，相與服膺而弗替，庶幾無負於作會之意，是豈徒彌成一族敦睦之化，德日崇而業日廣，聖學自此可幾也。昂之哉。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蒞會，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衆不能容，改會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輩爲會主，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歸之亟，不能待諸友，因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日察，無意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脈也。夫學貴精，亦貴慮，尤貴正。倘精神或

有所分念慮，或有所擾，則爲不精。纔有勝心，則爲不慮。纔着意見，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夫有失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既或不免於分擾溷雜之爲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一念初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四處羣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欲求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眞志，證此謂之眞修。了此謂之眞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求端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機，可以立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定之功，生死到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諸君志旣相應，當不以予爲狂言，留此請正，且爲他日合併之左券云。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偕六邑諸子已顛顛然候予久矣。舊在城隅斗山精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晝則大會于堂。夜則聯鋪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酬答顯證默悟。頗盡交修之益。諸生颯颯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餘十日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爲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爲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于身心也。甚或以爲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囂譁。無關於行實也。審若是。則此學如懸瘡附贅。假途借寇。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爲枯木。爲濕灰。必有性情之發。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諸虛空。必有人倫庶物感應之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紊秩而焚類矣。此近取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特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并以此學爲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褻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爲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况吾儕乎。由前之說。是懲哽噎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極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于他求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感應之迹。其所慎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

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於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志于聖賢。亦或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竊念斗山相別以來。於今復八九年。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謀于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愧于心否乎。年與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漫復書此。用答諸君申飭之雅。并以告夫世之豪傑之士。毋因吾黨之悠悠。并欲隨聲鄙棄此學。固吾道之幸也。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郭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玆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旣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

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為足用為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猶有可用藥處。只緣宣王不自悔改。所以竟為世上庸君。若肯遵依孟子之教。改過遷善。即可以俯視諸雄。為王者師。不難也。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為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人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熙緝真脉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渴。每月定為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戒之勉之。

約會同志疏

先師祠中。舊有初八廿三會期。頻年以來。不肖時常出赴東南之會。動經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踈。心殊惻然。人不可以不知學。尤不可以不聞道。會所以講學明道。非徒崇黨與。立門戶而已也。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惟此一點靈明。不容自昧。所謂本心也。心之本體。未嘗不善。高明廣大。變化周流。古今聖凡之所同也。哲人雖萎。遺教尚存。海內同志。信而向者。無慮千百。翕然有風動之機。而吾鄉首善之區。反若鬱晦而未暢。寂寥而無聞。揆厥

所由。其端有二。一者不肖在家之日少。精神未孚。雖間一起會。及予外出。旋復廢弛。二者不肖徒抱尙友之志。修行無力。凡心未忘。雖有聖解。無以取信于人。是皆不肖不能自靖。有以致之于人。何尤也。爰念先師良知之教。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凡所應感。動靜息常。變逆順。一以良知出之。不蔽于意欲者。有幾。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自待乃若是。薄亦甚矣。不肖精神向衰。創悔頗切。亦覺有深省處。一脉精微。僅存如線。其所傳述。得于面授。自信頗真。若不及時。尋求法器。真肯發心者。數輩相與究明。斯旨以圖遠業。一線之緒。將自此而絕。譬之日昃之離。無從繼明。倏爾長夜。此日夜拊膺疾首。不容自己之苦心也。况年逾七十。百念盡休。一切遠涉塵勞。不惟日力不逮。勢亦有所不能。惟是一念改過。不忍負于初志。所望同鄉諸友。憐予苦心。修舉月會之期。以是月廿三為始。不肖雖有少出。亦望互相主盟。弗令復廢。日征月邁。以熙光明。而神變化。庶于師門為無負耳。

宛陵觀復樓晤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孳孳為善為利之義。先生曰。孳孳之義。昉於堯典。鳥獸孳尾。是身受命之根。綱緼孕化。嗜欲廻旋。機不容已。但視其所主。以為聖凡之分。善者虛明。湛然之恒體也。利者晦濁。黯然之容形也。主於善。為陽。為公。主於利。為陰。為私。故為善而不孳孳。則善不積。為利而不孳孳。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善利之間。所爭毫

髮舜蹠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孳孳爲善，自雞鳴而起，以至於日晝，所爲常如常明，而無所汨乎，抑或未免入於利，而有所怙亡也。自一日以至於歲月之久，果能孳孳，機不容已，常如平日之時乎，抑或未免反覆怙亡，而失其初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顏子大勇，顏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孳孳也。吾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顏子之勇，是未得爲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爲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怙，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尙以爲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爲異學，眞所謂認賊爲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超凡入聖之機，若不能保任，舊習乘之，頻失頻復，且將復入於凡矣，可不慎乎。

九龍紀誨

先生赴水西，杜生質聞之，攜諸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迺先生

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蒞之，弗果往。爰錄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永佩服云。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箇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忘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遞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靜坐亦甚難，方坐時，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卽落方所無所着，則墮頑空，不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昔者周順之爲司業時，予往白下，信宿聚處，順之請於予曰：怡受吾師之教多年，一切行持，不敢自恕，但此心尙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聲喧宇宙，至誠格上下，些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問。昔者溫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些子，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將柰何？順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虛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實修實證，不爲世套浮囂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

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相會於敬亭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尚以氣弱爲患。時有所滯。扣予所聞。以證交修。予惟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即所以爲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即所以爲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即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即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趨不同。其爲未得生機。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即是致良知。即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之生機也。時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時慊於心。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行充塞。無間。告子之不動心。內境不入。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致。惟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於心。不求於氣之病。反將盛大之體。壅閼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以不慎也。周潭子學道二十餘年。爲性命之心。無時不切。而尚以氣弱爲患。得無於生幾之說。或有所未盡。悉與夫沉空者。二乘之學也。溺境者。世俗之學也。周潭子之不爲世俗之學。斷然信之。但恐二乘之學。其辨尤微。高明者。或有所滯而未之覽耳。若能於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察之以究其毫釐之辨。則生幾常在我。而氣自克。千古經綸之術。盡於此矣。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偕諸友晨夕周旋。浹旬而解。汪子因次集所與答問之詞。執簡以請。曰。寧執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會於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聞。幸賜新知。筆錄記存。夫泥辭失意。况不得其詞乎。請賜覽教。珍收之以淑餘生。惟懼體認未真。有虛言詮。是在小子。先生乃於逐條更加轉語。以副所請云。

生生之謂易。生即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念。寂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如一身。清濁販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虎狼蛇蝎。天豈盡珍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為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撥良知二字。略為轉語。便自分曉。且始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箇甚麼。蓋好仁。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為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為良。何啻千里。纏繞的要脫灑。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灑。時是收斂。方不落對治。

過化存神。二者相因。過化則無迹。而神常存。存神則無方。而過常化。

工夫只一處用。致知在格物。致知便是存神。格物便是過化。聽人誦書鼓琴。可以驗心之存否。工夫之疎密。此日可見之行。

吾人終日忘處。踈處多。須時時照察始見。

聖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

吾人今日之學。只要減擔。減得輕。方知省力處。減得盡。方知無可着力處。

世間只要添擔子。非豪傑之士。全體放得下。未足語此。

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機透露前。有箇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不務掩飾。包裹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顏子不遠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之學。不容說。

告子乃二乘禪定之學。莊子乃上乘之學。但精一未至。未免於狂。

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生機無間可息。時時是克念。狂不足以當之。

或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

戒懼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會喪身失命。焉得有閒思雜慮來。

不秋冬。則散漫。何以成翕聚。不春夏。則偏枯。何以成發育。

闔闢往來。方是全體之學。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周潭自見。常念天下無是非。省多少忿戾。

此是羲皇世界。然須明白是非。以消忿戾。方是挽回羲皇手段。

三自反。我未嘗得罪於人。而人來犯我。方可以語不校。

此反身之學。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奈何。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

舜為君。禹為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處。伯益猶以滿損謙益為戒。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纔見人不是。便是滿。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己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家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何曾助得來。

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

虛即是道。體虛故神。有物便實而不化。

問。三子異於孔子。天資不同乎。學力不同乎。曰。兼有之。

大抵聖人而下。各以資之所近為學。

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不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俱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疎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避惡人使惡不至甚。亦是愛他。非絕之也。

此便是一體之仁。

問張子太利所謂道似為有見之言。曰是尙未免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者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隨。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北海元珠忘處得之說。會中多信不及。其信者亦以為發得太早。曰忘是對助而言。郭橐駝種樹時也。若子置也。若棄忘。即棄之義也。且此言為用功者說。為執著凝滯者說。不然。又為

痴人前說夢矣。

忘則澄然無事。工夫方平等。不起爐竈。

成性存存。不離感應。有事無事。皆感應之迹也。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

金波晤言

穀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於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為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勸破。名之為欲。其幾甚微。其為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察公數年去得一矜字。伊川歎其善學。今以名為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賊證。會有廓清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魍魎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為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為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為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體反為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為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小人之異。先生

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為己皆是為義若有為利為人之心何足以為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箇碌碌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為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為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為良則思為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戾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為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為職而得失係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睿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少哉然而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繼被鬼神觀破便咎以為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焉

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即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臥輪則為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即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戾於詩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析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即曾點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則懼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涉矜持語樂而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

之簞瓢。點之春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恐懼。非是矜持。卽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卽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非二也。活潑脫灑。由于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爲真樂。故曰至樂無樂。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異于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已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顏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名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已。卽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卽得時中乎。其未邪。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

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邈焉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有槩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敘聖賢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蕩蕩巍巍。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區區欲以刪述憲章。蓋之淺之乎。其言之也。良知二字。入聖微機。執事謂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稱聖之時。必歸重于智。其所尊信可知矣。良知絕四。不涉將迎。不存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卽良知也。顏之約禮。約此而已。曾之格物。格此而已。纔有意必。纔屬擬議。卽非時中。卽非致良知也。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執事既信得良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特其見解。一切功業文章。世人嘆羨。以爲不可及者。會須盡情拋捨。等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一念靈明。直超堯舜。上繼千百年道脈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答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知食。見色則知好。有痛痒則知拊摩。皆出天性。不可不謂良知也。若卽是爲良知。與食色性也。生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不同。是二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感物而動。動即為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食。見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有天則。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天命之謂性。若徒知食色為生之性。而不知性之出于天。將流於欲而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闢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水為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一也不動于欲。則為天性之知。動于欲則非良矣。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別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致良知功夫。性無內外。良知亦徹內外。心即是寂然之體。意即是感通之川。常寂常感。常感常寂。更無有不得時也。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為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者何異。豈以纔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徧。故混言為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為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為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為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徧。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為善。為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為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為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用百為。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豈非大公順應。不與己私。雖紛紛擾擾。而心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如為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紛。而未嘗動也。從欲

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大公順應。非是見成享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
私須學個大公。用智須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為定性。性無內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
靜亦定。此千聖學脈也。

問王道若精金玉。纔有苟且欲速之念。便屬伯境。今之仕者。文檄旁午。日不足。繼之夜。
豈無苟且欲速之念。是伯功矣。一一熟思。緩處則積案盈几。務益壅焉。古人鳴琴而治。其
道何居。又有日晨不食。握髮吐哺者。又何焦勞匪懈也。豈古人之才。有所未至。亦為政者
所必爾乎。願先生教我。

精金玉。喻為王道。苟且欲速。等為勦功。亦槩言之耳。未究其義。天之行度。一日一周。天急
不得些子。緩不得些子。人心如天樞之運。急便是過。緩便是不及。苟且欲速。急之病也。因循
怠廢。緩之言也。不急不緩。密符天度。是為王道。反之則為勦術。王霸之辨。在乎心之誠偽。而
已。誠則無事。偽則多事。誠則心逸而日休。偽則心勞而日拙。時非上古。今之為政者。處於多
事之衝。文檄之往來。簿書之盈積。勢有所不免。苟能以誠心出之。不為毀譽利害所動。隨其
才之所能。力之所及。權其緩急。漸次料理。志日崇而業日廣。體常舒而事益辦。盤錯萬端。迎
刃而解。此正格物日可見之行。所謂即此是學。苟徒以偽心乘之。施為無漸。緩急失宜。眩於
毀譽。惕於利害。謀其力之所不及。強其才之所不能。慮雜而幾愈叢。謀疎而務愈繁。日不足

繼之夜。亦徒勞耳。故為政者。以立誠為主。才以濟之。誠與才合法。天之行。無事于心。若風之
被物。無心于事。若日之行空。雖終日鳴琴而治。逸而不知其為逸。雖日昃不遑暇食。勞而不
知其為勞也。

書累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之。呈寫就正于余。漸得一言。即可庶不謬於
所從。因為漫書簡端。以答其意。在石居不為無見。時有未融。不妨隨時證悟。若其篤信謹守。
耻為綺語。以滋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為敦行君子。可以為難矣。

日三省章

先生曰。先儒謂此未聞一貫時之學。主忠信。原是孔氏相傳指訣。若逐事如此省求。便不
歸一。只平平說去。石居以善字貫入。此三者。大學之張本。似非本旨。

志學章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
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
通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
知命之上。一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別。未知天命。世間逆順諸境。猶有分別心在。

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己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蠟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之次第也。

不器章
器是泥於居方。是為典要。不器便是變動不居之學。器為方圓。不器是為無方圓之規矩。主敬行恕。正是不器功夫。非可以器言也。

先行章

子貢以言語觀聖人。是急於言者。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故孔子以此警之。朝聞道章

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性道章

道器合一。文章即性與天道。不可見者。非有二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

微生高章

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醢。儘是委曲。蓋美之也。朱子以為掠美市恩。非旨。若謂物我兩忘。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十室章

孔門之學。惟在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功夫。若忠信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石居謂性相近。習相遠。亦是。

雍也節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臨民皆南面。櫟言之也。

子謂子夏章

儒有君子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君子之儒。必信必果。是小人之儒。孔門之徒。皆是為己為義。但有小大之分。子夏篤信謹守。規模狹隘。未免硜硜。故夫子以是開之。若為人為利。何足謂之儒。

顏淵喟然章

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

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幾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非有非無。卓然如立于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為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為效。雖欲從之。為與道未相渾一。似非本旨。

屢空節

空者道之體也。愚魯辟彊。皆滯于氣質。故未能空。顏子氣質消融。渣滓渾化。心中不留一物。故能屢空。石居謂湛然虛明。三月不違時也。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屢空。聖人則為全體之空。仁之至也。

顏淵問仁節

克己猶云修己。是克治之意。己即由己之己。傳以己為身之私。既克去之。又欲由之。是二己也。天下歸仁。言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是為仁之功。非與之以效言也。為仁由己。反己之學也。石居謂此是孔門心學。克己克心之己。復禮復心之禮。意見亦好。

請問其目節

視聽言動所謂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之功。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指一念妄動而言。顏子視聽無非禮。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禮也者理也。天理之節文也。四勿正是竭才用力字義。不必改勿為弗。復禮所以為仁也。顏子合下信得仁體。觀體承當。所以為乾道也。仲弓未能合下承當。須從敬怒求之。而後得。所以為坤道也。在邦無怨二句。

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為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于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

愛之欲其生節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無定主。抱不決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二句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為證似不切。其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夫子之上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下學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是四時百物。即天命所在。顯微無間之義。

疾沒世章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生猶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為疾

大德章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為疵似過求

大人章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無智巧無技能神氣日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發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口之於味章

此是孟子發明性命合一之學性是心之生機命是心之天則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五者性之不容已者也然有命存焉立命所以盡性苟縱其性而不知節則天則毀矣是認欲為性不知天命之性故曰不謂性也仁屬於父子義

屬於君臣禮屬於賓主智屬於賢者聖人屬於天道五者命之不容已者也然有性存焉盡性所以立命苟委於命而不知反則生機息是認數為命而不知天性之命故曰不謂命也由前言之以命為重而性歸於命不可得而縱也由後言之以性為重而命歸於性不可得而委也抑揚反覆見性之本善力救告子楊墨詖淫蔽陷之失夫食色之性同于犬羊是知命也仁義之害至於無父無君是知性也正人心息邪說孟子救世之功至比於遏洪水驅猛獸功不在禹下非空言也若云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分屬氣質義理之性非合一之旨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適入省不遇先期遣人之堯峰約敬吾魏子出市汊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謁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煞不同正好相資為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

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為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懸望。敬吾舟來。二子盼盼不休。先生曰。古人說個誠意。又說個正心。此中煞有理會。樂善取友。無些子虛假。豈不是誠意。若盼盼不已。心中多着了些子意思。見在功夫。反為牽擾。便是有所好樂。便不得其正。此處正好體當。用功。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最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蕩。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如何則可。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發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為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不得真小人。為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眾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為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魏子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一日千里。當有望也。若覺相未忘。

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得。在試相與密參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與三峯劉子問答

先生入安成。語三峯劉子曰。不肖與兄同事夫子。餘四十年。兄好學清修。不受污染。向處臺端。不數月。即拂衣歸山。此豈常情所能測。兄保身如瑩玉。如幽蘭。但過于自愛。大會中不屑時赴。未免有揀擇心。在此亦清修中一魔事。先師倡明此學。精神命脉。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諸兄。傳法者衆。興起聚會。在在有之。雖未能盡保必為聖賢。風聲鼓舞。比之他省。氣象自別。不可誣也。弟此番入境。殊覺悵然。善山洛村。久矣。捐背東廊。雙江明水。念庵瑤湖。魯江先後殞落。同志寥寥。如群蜂失主。亂飛亂集。聚散靡常。無從收攝。盛衰消息。時乃天道。歲犯龍蛋。亦吾道之一否也。獅泉長兄四五歲。雖志學不怠。亦既老矣。方今聖君賢相。掃清仕路。頗去常調。山中遺逸。不次舉用。如兄與疎山。偕所諸同志。皆在舉中。豈非清明盛事耶。劉子即以出處事謀于先生。先生曰。出處係兄一念自決。非人所能與。此件物不由人輕看得。不由人重看得。君相協心。孜孜興理。欲使野無遺賢。百餘年來。無此舉動。世風士習。勸勵興發。補益不小。于此看得不緊要。畧萌忽易之心。便是抗兄歸二十餘年。年已七十矣。恬澹寂寞。圖以自全。原無一毫外慕之意。陡然遇此稀有事。畧增了一分精彩。不能以平處之。便是矜抗。

與矜皆是良知上有增減有輕重皆非天則或謂君相盛舉不可辜負必以出為是或謂山中苦節已二十餘年須務終始成章以明初志必以不出為是皆是滯形迹未免意必之私不足以見天則也出處且置諸公相繼云亡老師學脉不絕如綫吾人後死者不與出頭擔當後將誰賴望見捨身為眾不忍作自了漢去此一魔教學相長使海內同志得所依歸固見一體不容已之情亦先師學脉也

與獅泉劉子問答

先生抵廬陵獅泉劉子趨候于舟中間所看請正易蘊何如先生曰兄之易蘊未必一一準易間以已意參錯發明其間儘有格言然尙未能離億說虛懷觀之自見劉子曰人之生有命有性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出脫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為學見在良知似與聖人良知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向在玄潭念庵曾亦紀其涯畧先師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見在而言見在良知與聖人未嘗不同所不同者能致與不能致耳且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原無差別但限於所見故有小大之殊若謂見在良知與聖人不同便有汚染便須修證方能入聖良知即是主宰即是流行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脫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躋即是二用二即是支離只成意

象紛紛到底不能歸一到底未有脫手之期劉子曰近來亦覺破此病但用得慣熟以為得力一時未忘得在先生曰兄但忘却分別二見功夫自然歸一只此便是脫手受用更無等待也老師提出此箇宗旨費盡多少苦心吾人不肯實落用功使此學不能光顯于世自是吾人罪過予與兄皆老矣不是分躋見解時節惟彼此默默自修自證自悟延此一綫脉路不至擔悞後學庶可報答師恩耳

答退齋林子問

退齋林子請曰聖賢之學毋自欺而已馴而不息時乃日新某將以是為教也蓋終訓之先生曰經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者心之本體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王霸誠偽之機辨於此矣聖賢之學惟自信得此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遜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于外動于榮辱則以毀譽為是非惕于利害則以得失為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雜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是所謂種蕘稗而求嘉穀之報吾見其惑也林子曰人有謂未須講學且務實行何如先生曰斯言似是而非君子之講學非徒教人也自求其益而已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自求其益則雖終

日與朋友論議。孰非為己實事。相觀相正。自不容已。蓋學之不厭。誨人倦時。原是萬物一體之仁。誨人倦時。即是學有厭處。非兩事也。今慮徒講之無益。而併欲緩其講學之功。不幾于因噎而廢食已乎。久將自怠。亦恐漸成墮落。非以仁為己任者矣。不可不察也。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耿子。校文宜興。晨啓堂吏入報。攫然離座曰。異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權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晚著得訟之繇。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何兆也。心擬徵之。忽報先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共百年。彼此傾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何也。以剛乘險。恐傷于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參互究繹。剛揚宗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為害尤甚。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播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

傳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為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尤為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曰。僕于陽明之學。初問不惟不信。反加訾議。所以興起信心。全在楚侗舍弟。舍弟資性拙鈍。既不能讀書。又不曾理家。苦苦在山中靜坐。求箇出頭。致成血疾。一旦忽然開悟。胸中了然。無滯礙。凡四書六經。未嘗經目之言。與之語。當下曉了。多世儒所不道語。家君平時守些繩墨。行些好事。舍弟皆以為小廉曲謹。未免陪奉人情。與自己性分。無有干涉。深信陽明先生之學。為千聖的傳。人無知者。僕因將遺言體貼。在身分上。細細理會。簡易明白。愈尋究。愈覺無窮。益信舍弟之言。不我誣也。故信之獨深。

先生曰。楚侗子此悟。不由文義意識而得。乃是心悟。非依通解悟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

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木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不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駟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

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于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為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畧。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一根上充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為善學。與孔門之教不同。豈以時有古今。教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教人之法。見于禮經。其言曰。辨志樂羣。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殆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

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于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于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為何物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嘆以為善學蓋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小學一段功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著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著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蓋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教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為不得所養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攙次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為七竅之所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楚侗子曰荆川先生出處大節可貫金石可質鬼神予信之甚真荆川在山苦節人人以為

甚奇此猶勵行者所能及後來出山一番真心任事不顧毀譽不避形迹不論成敗惟求其心之所安非惟世人議之相知中亦若有所不滿此正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先生曰荆川氣魄擔當大救世心切以身殉世犯手做去不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謫謫者能窺其際耶不肖與荆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奪之速不論在山出山尚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已矣惜哉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瞑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人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子曰海內如公與念庵雖身處山林頂天立地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庵冬遊記句句寫出肝肺針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解纏繞其心甚虛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真精神相逼迫當機不放空箭時時的能使之然繼續二夏遊記反覺意思周羅未免牽

于文義。泥于見解。殊少灑然超脫之興。心亦不甚虛。信受處亦覺少緩。或是公之精神放鬆。些子時有不中的所在。感應之機甚神。衛武公年九十。猶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血誠。信公之心無他。故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真聖人。令吾黨永有所歸依耳。

先生曰。不肖修行無力。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若以為無傷。不知漸成墮落。誠為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做。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訾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懲托大之病。只起于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覆創艾。會有收攝之期。今聞警戒。益若有省。此學不能光顯于世。皆是吾人自己精神漏洩。所至一毫不敢歸咎于人也。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爲仁堂。上下古今。參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云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可兩言而決。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

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鞿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即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口。挨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爲一體。明明德於天下。原是一體不容己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

以仁爲己
任此謂也
退而獨善
其身而善
克之於天
下

問。隔。卽。仁。覆。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昧。間。隔。便。是。痿。痺。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一。體。故。也。

楚侗子送先生至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爲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若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楚侗子躍然曰得之矣

楚侗子曰羅近溪常謂當下承當得便是了細細勘來覺他還有疎脫時在先生曰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尙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來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尙不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尙隔一塵此觀體相觀非須可以口舌爭也

先生謂克齋李子曰先師生平才力氣魄惟南野見得其涯涘見庶幾近之見從來有擔負世界之志不肯做小家當然密窺見種種作用還是天資好處成就得來若謂學問之功更須有商量在吾人之學不曾從源頭判斷得一番本念與欲念未免夾帶過去此等處良知未嘗不明到本念主張不起時欲念消煞不下時便因循依阿默默放他出路聞見在家時因事養生得箇入路然此亦只是養生一路入精神稍斂氣機偶定未可以此便爲得手如

此行持只是安樂法胸中渣滓澄汰未淨未見有宇泰收功之期源頭上不得清澈種種才力氣魄只在功利窠臼裏增得一番藩籬與先師良知宗旨尙隔幾重公案未可草草承當也留都豪傑聚會之區向學者衆招來善類主張道脉拔茅連茹轉成秦運實見之責不可得而辭也克齋子曰同志數友亦時時與會不敢自外自近年軍旅中用盡心力愛惜精神不欲過用未免有就閒省事之心先生曰此件事不是了人事做的會須全體精神打併向裏此生只有此一件事良知時時做得主清明在躬洞然無礙一切欲念當體消融不容些子夾帶方爲藏身之恕方是教學相長凡同志有未相親皆是自己誠意未至不能以虛而受順逆好醜莫非吾師方可以取善同人若只了人事做人亦只以了人事酬之感應之機甚神不可誣也欲愛惜精神莫如親朋友終日與朋友相對宴安怠惰之氣自無所容精神自然充實光輝日著日察相觀而善只此便是致知實學亦便是吾儒養生正脉路若只以避人事爲愛養精神積閒成懶積懶成衰悠悠縱逸暗地損傷特不自覺耳戶樞不朽流水不淤自強不息君子所以法天也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兒氣魄儘收斂精神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在京師鬧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持此正吾見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

與兄酬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事，皆是障道因緣。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一般，只將自己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無閒無忙，行立坐臥，不論大眾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為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為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為情遷。緣此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生本無死，死本無生。生死往來，猶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悲。方為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忙亂。生死且然，況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為吾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靈明，做得主。方是歸根真消息。這一點靈明，體雖常寂，用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全體放得下方全體提得起。予奪縱橫，種種無礙。才為達才，不為才使。識為真識，不為識轉。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文詞，不溺於藝。向來拋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化臭腐為神奇。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魄，自然百倍於前。一口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與天游。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愈收愈斂，愈暢達愈沉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傑。作用方不負為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也。

三渠王子出訪，見先生容色未衰，扣有術乎。曰：無之所守者，師承之學耳。未發之中，千聖學

脉。醫家以喜怒過縱為內傷，憂思過鬱為內傷。縱則神馳，鬱則神滯。皆足以致疾。眼看色，不知節。神便着在色上。耳聽聲，不知節。神便着在聲上。久久皆足以損神致疾。但人不自覺耳。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聰明內守，不若於外。始有未發之中。始有發而中節之和。神凝氣裕，冲符訴合。天地萬物，且不能違。宿疾普消，特其餘事耳。此保命安身第一義。世間小術，名為養生，實則傷生之媒。公殆勘破久矣。不足學也。

敬庵許子問謙之說。先生曰：易為君子謀，謙之六爻無凶德。故君子尚之。謙者內止於理，而外順於事。止者心之本體，順而不止，則為足恭。外面種種貶損退讓，未免有箇媚世之心。於事反不順。古人以涉川行師發謙之例，其旨微矣。故君子之學，貴知止。

處濱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了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不但後世信此不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湊補助發。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用工。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已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為非。以聞見擇識為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一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為且晝惛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

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到。見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兩路。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為第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殺觶。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觶觶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敬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為知。故誨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處濱子謂知之為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為不知。不強以為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不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若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兜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為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問

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鄙譎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也。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畧於其所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爬鼻勾當。埋沒了多少忒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方且傲然自以為知學。可哀也已。

敬庵子曰。古人云。一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先生曰。吾人之學。愚無所得。既得後。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箇恁麼。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不能芥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在。堯舜兢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真得。方是真保任。學至大成。始能強立不反。放得太早。自是學者大病。吾儕所當深省也。

桂巖顧子曰。闕自幼氣體薄劣。屬意養生。今雖有志聖學。養生一念。尙未能忘。先生曰。吾人今日所講。是何學。喜怒哀樂。稍不中節。皆足以致疾。戒慎恐懼。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雖曰養德。而養生亦在其中。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世人傷生。以其生生之厚。子惟專志聖學。將從前一切養生。知見伎倆。盡情拋捨。潔潔淨淨。一毫不復蘊于胸中。如此精專。方見有用。

力處。方見有得力處。久久行持。方見有無可用力處。苟情存養生一念。志便有礙。便不神。子能打破此一關。胸次便自虛明。氣象便是廣大。一體藹然。動與天游。方是久大之德業也。

先生謂覽川沈子曰。吾子承家庭之學。此件事久已信得及。但日用感應。還藉着好天資去做。做得十分完全。亦是天資暗合。未必時時著察。盡是學問之功。譬之好船相似。世間天資好的不少。但不知舵柄所在。不肯時時在此執定。自作主宰。未免在撐篙使楫上打點。風恬浪靜時。撐篙使楫的。與那得舵柄的。都會使得船動。相去不遠。及至顛風逆浪。海波震蕩時。篙楫一些用不着。須得舵柄在手。方免艱危覆溺之患。良知便是做人舵柄。境界雖未免有順有逆。有得有失。若信得良知過時。縱橫操縱。無不由我。如舟之有舵。一提醒醒。縱至極忙迫紛錯時。意思自然安閒。不至手忙脚亂。此便是吾人定命安身所在。古人造次顛沛。必於是。亦只是信得此件事。過非意氣所能及也。

同志諸友會宿新祠樓中。一友問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說者謂此儼若思時也。何如。先生曰。儼若思是聖學之要。不止鷄鳴之時為然。悟得儼若思工夫。日應萬變。而其心常寂。無時不是此氣象。無時不是此主宰。著察會須默而識之。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

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先生謂白野殷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懶接朋友之病。近覺何如。殷子曰。近覺獨學。悠悠無益。要接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奈支持。雖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酬應。先生曰。終有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專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救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宴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翼翼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耽于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曉曉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殷子出懲忿窒慾二編。請正。先生曰。此雖白野因病而發。然聖學亦不外此。懲忿窒慾。原是洗心退藏公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即是聖功。嘗聞忿不止于憤怒。凡嫉妬褻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過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工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養生家懲忿則火自降。是為火中取水。窒慾則

水自升。是為水中取火。真水真火。一升一降。謂之既濟。中有真土。為之主宰。真土即是念頭動處。土鎮水。水滅火。生殺之機。執之以調勝負者也。

先生謂王子實曰。吾子舊好養生之術。自謂得所傳。相別十餘年來。得力處。更覺何如。其於聖學。是一是二。子實曰。某違吾師許久。向聞致良知之學。無逆於心。但此學須從此身造化機上。識取升降出入根源。是謂近取諸身。方為善學。講說不濟事。因備陳自已升降生殺之機。從此自信自養。原不假一些外物幫補。此即堯夫復姤弄丸之旨。敢求印正。先生曰。千古聖學存乎真息。良知便是真息靈機。知得致良知。則真息自調。性命自復。原非兩事。若只以調息為事。未免着在氣上理會。與聖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致中和工夫。終隔一層。邵子弄丸。亦只是邵子從入路頭。若信得良知過時。方是未發先天宗旨。方是一了百當。默而存之可也。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為典要。觀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舍些子不得。然此不是玄極。想推測得來。須辨箇必為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味。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存觀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己。問是問於人。內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

纔學便有問。纔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歧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歧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歧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為求放心。道問學。只為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為內外交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為存心。以道問學為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為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有以悞之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煦育。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充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當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答楚侗耿子問

楚侗耿子曰。學未見性。則無入手處。見矣。尤患執見。執見不學。虛見也。見且爲祟。世之談學者。類能微入於夢渺。大涉于無垠。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躬。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哉。憑藉虛見而未嘗實志于學也。

先生曰。虛見不可執。真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見。豈不是真。比于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顏子有見于卓爾。從之末由。見而未嘗見也。

楚侗子曰。天根月窟之說。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人非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真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或蔽蔽於見聞。或枯滯於名義。或牽纏於情感。起爐作窟。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淨淨。胞中齷齪。幽暗吃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若於一日十二時中。息却妄緣。滅除雜慮。并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喙。白沙與李大涯書中所云。出入

往來之機。生生化化。未妙。欲大涯自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閑來往也。閑之一字。煞有至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一陰初遇。陰之姤也。是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復而非姤。則陽逸而藏不密。姤而非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此造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弄丸。公之論於原旨。雖若未切。然于此學。有煞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關。彌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向聞之。豈然嘆賞。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呖心。釋迦合掌。卽尼父復生。當首肯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性。謂之還丹。不爲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

人立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龍伺承當。以爲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豈惟尼父不肯。欲二大士。皈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最不相同。從吟風弄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履繩蹈矩。不露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謂道統。處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其視管晏之與會。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爲各得天地之一用。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程。非不遠於道。而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不可與事桓文。可與爲微比。而不可以爲箕子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奪。無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蓬古無爲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月。特其景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非自得也。經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以成天地之能。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爲同也。若曰。有可能有不可能。猶爲見礙。非無可無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覺何事。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藉

影響。依稀知見。以爲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任。虛浮不任者。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豈然於吠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千駟萬鐘。不撻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仁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耻其痛。自不容已。非真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已矣。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而聖功生。堯舜君民事業。卽此而在。其機慎於一介之取予。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疑其篡。復辟而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可以空知虛見。襲取也。吾人之學。不求自信。欲免於天下之疑。於此可以自考矣。

楚侗子曰。只此不學不慮。是爲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爲。只此庸庸行。是爲妙道。凡務高玄奇詭者。卽是虛妄。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眞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銷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先生曰。良知原是不學不慮。原是不常。原是不聲臭。原是不爲不欲。纔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之外。無學矣。

蓬萊會籍中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爲經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思善其

鄉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虛生虛死甘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能無耻乎吾會長彭山先生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傲於昔賢洛社香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為蓬萊之會意蓋有在也會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寔久約弛兼之存歿更代不常漸至於燕文具徒存儼戒相成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燕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鄙欲有所中飭僭為一言彌縫補苴闡明六事思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非諸君之望而誰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益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者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有過告之之為難聞過而喜自有以來人之告之為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以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暝眩之苦樂而受之方幸其夙疾之有瘳也少有諱疾之心未免生忌雖有良醫亦將見之而走盧扁所以動心於膏肓也自今以後願諸君各發聞過則喜之心以諱疾為戒時時虛懷務求盡言不以為忌凡我同盟亦望以一體為念與人同過誠意有餘而言若不足務盡忠告之益期於改而後已若心知其

非而面為之掩不規於身而退有後言尤非君子之用心亦非立約之初意也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每席時果四色魚肉六器麪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若以為簡漸加豐腆殊非初意若徒以侈靡為高與俗情奚別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如過約者眾共嗤之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僕從止於一人舟輿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共為稱量務協于度禮奢寧儉凡我同盟相與同心共濟越俗庶有一變之機頃者不肖舉行喪禮與敬所君舉行婚禮畧為之兆亦所以先細民也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維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皆非之理凡患難之來未有無因而致者或利害相交責已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豐於處已而嗇於處人外假名義內藏險機勢以相軋利以相圖忿以相爭知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為公是非恣情狗欲尚以為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外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啓其是非本心使之懲艾悔改以弭其變此即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

之憂始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爲法天下傳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凡前非理之處致患之由皆鄉人之所爲恥爲鄉人則必志爲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是卽危微精一之傳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加於人人以非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豈可漫然視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此尙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身之憂也

修禮節

原議士夫相與交際在所不廢然亦難于中節如遇監司郡邑有稱賀公禮挨次爲首相期舉行表裏四匹函書果酒以爲常弗得私舉此外非不得已不宜輕入公門亦遠耻之道也親友鄉黨遇有吉凶當行之禮亦宜同事人出分儀一錢物薄情厚免於失禮而已間有親戚或報施欲稱者不在此例會中誕辰先期具柬請如例不答席近議釀費會中人出銀伍錢置小冊共送會長收貯間有義舉亦取諸此支銷完日再行補貯亦從簡之道也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已前赴會終西而別有不得已者先於報冊內開明毋託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捐背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每談端一起闕然羣和絲半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已身心更無纖毫補益徒坐消日力而已孔子有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浮談侈說或近於鄙褻淪於狎昵騁能心誇勝見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已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靈虛洞徹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小慧則矜飾炫露沾沾自喜出以機心成以機械巧發幸中純白受傷有道者之所羞爲故曰難矣哉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圖爲更始之計趁此日力討個生身受命着落處做每值會期訂以辰刻赴會主人別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內澄神慮相輪會主啓請或證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資楷議論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毋致動氣求勝精神歸一氣象沖和斂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縱旁午就席酒行無算久坐神憊間起緩步或命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張弛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爲放心過於拘迫亦爲愼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得之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舉子孫有所法則互相告戒期于有成繼吾後者相勉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衰教弛子弟失其所養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爲才子弟其受病多在于傲傲凶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則不忠丹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爲孝子謙以事君則爲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無凶德地中有山內止而外順也若內不止而徒矯飾于外是爲足恭君子所不貴也吾人教養子弟先在其傲心養其謙德至身外功名得之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能溫恭退讓爲孝爲忠行無邪僻雖終身隱居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悻悻自高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蓋世適足以長傲飾非非全身保家之道也欲使子弟得其所養在於親炙熏陶會中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攜至使執卑幼獻酬之禮觀法考鏡求以自淑志同道合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爲彌文耳

中約後語

右中約六條因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畧爲分疏以見此會不爲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尙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爲禽獸幸生中國不爲夷狄幸爲

男子不爲女人幸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幸列表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自幸既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辨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闈房幃所事在米鹽醯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尙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尙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世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己性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亦見甚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拈出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忘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爲賊則忿然而鬪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忘也堯舜之時指爲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弟堯舜之時指爲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眞發

心為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為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覩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真成當面蹉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已畧言之。然真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考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矇瞽之箴。交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為虛耳。

竹堂會語

隆慶戊辰冬。先生赴春臺蔡子之請。抵姑蘇。館于竹堂。諸生請問格致之旨。先生曰。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意之所感為物。良知者。研幾之靈竅。所以揆物而使之正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志也。致知格物。以誠其意。實學也。所期不遠。則淪於卑近。所履不真。則流於虛妄。皆非所語於大學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後儒以推極知識為致知。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是為求助於外。或失則支。使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為明明

德於天下。是為取必於效。或失則誕。支與誕。其去道也遠矣。問修道之旨。先生曰。一念靈明。隱而見。微而顯。天實啓之。戒懼慎獨。所以奉行天教也。禮樂刑政者。人教也。輔天教而行。譬諸睡醒之人。自然而醒者。天教也。待呼而後醒者。人教也。禮樂刑政。所以呼生也。問仁。先生曰。仁者與物同體。孔子告顏子為仁之功。曰克己復禮。克己而後能忘己。忘己則與物為體。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矣。非以效言也。克己者。修己也。視聽言動。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修之也。非禮非外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禮。妄復則無妄。是之謂復禮。而仁在其中矣。其告仲弓為仁之功。曰主敬行恕。出門使民。乃其感應之迹。恕所以行其敬也。反求諸己。在家則不怨於家。在邦則不怨於邦。正己而不求人。也。若求邦家之無怨於我。是以效言。則非孔門不怨不尤之學矣。問曰。今之學者。有謂必先靜坐。何如。先生曰。顏子仲弓。德行之首。惟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皆於人倫日用。應感處求之。未嘗以靜坐為教也。至明道始教人靜坐。每見學者靜坐。則嘆其善學。此非有異於孔門之訓。隨時立教。所謂權法也。古者蒙有所養。八歲入小學。教之收心養性。以立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見異物而遷。心無妄動。而性自定。不求靜而靜在其中矣。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終身役役。馳者於外。故不得已。教之靜坐。譬諸奔蹶之馬。不受羈勒。不得已繫之以椿。抑其駭決之性。使之馴服。靜坐即所謂繫馬椿。若如禪學坐蒲面壁。習為枯靜。外於倫物之感應。則為異端之學矣。明道終日端坐。

如泥塑人其所立教乃其已試之方明道所傳本於濂溪主靜之學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即孔門克已持敬之功動靜以時言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聖學之要也其門人遞相傳授曰靜中觀未發以前氣象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曰動極而吸如百蟲蟄靜極而嘘如春沼魚一脉淵源可考而見陽明先師居夷三載歷試多艱出萬死於一生動忍益增透悟良知指訣得於周子無欲之傳上承孔門學脈此又非專以靜坐而律之也蔡子復以何思何慮之旨求印可先生曰此雖孔門極則語亦是吾人見在切已功夫信得此及則機發在我日應萬變而常寂然譬諸水鏡之鑑物萬象紛紜過而不留未嘗有所動也因舉邵子思慮未起之說相扣蔡子俯而思曰是殆非與已起作對法也先生曰幾矣止止水到則渠自成行到則境自徹未至而強聒祇益虛妄耳

南雍諸友鷄鳴憑虛閣會語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館諸生大會於鷄鳴憑虛閣觀者如堵殷生士望離席啓請易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答姜子周子為固請先生曰易為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的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結而為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伏羲所謂乾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亨利貞文王演之以贊乾之為德有此四者非有所加也元

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隱惻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轉念則為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流於欲矣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即易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遠而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之的也夫學有要機功有頓漸無欲為要致良知其機也心之靈氣即木之萌蘖水之源泉語其頓默之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思所及也語其漸自萌蘖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山源泉之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末可以躐等而致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也學至於希天至矣而求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行己有耻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此則斗筭俗流無足算也吾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耻不辱否果能稱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能且須汲汲以希士為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循其源徒欲以斗筭俗流之心而妄意希天之學是猶入幽谷而羨喬木浥潢汚而誇渤海祇益虛妄而已

慈湖精舍會語

緝川馮子葺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相觀之益時先生至旬章值會期相請

蒞會馮子叩關師門宗說先生曰知慈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鑿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為仁其裁制為義其節文為禮其是非為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滅意何如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不起惡意何如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為至善起即為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為義襲誠偽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馴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人聖之微機也馮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為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晦庵之有同異遂闕然曰之為禪禪之學外人倫遺物理名為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

感應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為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慈湖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清心洗心皆非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入垂訓皆因病立方世入之心溺于舊習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先生謂慈湖悟已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為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既不起孰從而誠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即道微者心之本體即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纔動手意即為人心而危偽之端也文王不識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即涉于意即非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纔起于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此千聖學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為問象山以扇訟是非答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整然易簡和平匪思匪為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即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極知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川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知之自然而一無所作是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家國天下一以之貫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為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李生逢春。追謁於斗山。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爲終始。惟先生獨得晚年密傳。竊愿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卽非密也。三生因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學者最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爲至。只是此箇靈氣。充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昭則。一毫無所間隔。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卽己分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成小家常。非大乘之法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虛見所能襲取。浮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明于一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從修身始。修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身。非是軀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謂之心。心之凝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孰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真好。惡真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所以分別。

善惡之機。在良知之所用爲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知自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綿密不容紊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用其力。不爲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爲仁實用力處。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之近以取譬。爲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發願力。有此件事。始終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印證處。非可躐等而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與張陽和周繼實裴子充問答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生曰。何言之易易也。昔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先師聞之。謂諸友曰。備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某耳。何與於譏稱。師曰。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實有諸已。一念不謹。還有流入富貴時。候。賴天之靈。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衰。功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

鼠竊。兢兢刀鑽之利。比於乞墻穿窬。有儀秦所耻而不屑為者。其視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張子舉繼實乃祖。請仙佛寺廢基為宅。已安居三十年矣。繼實謀於家庭。仍復為寺。親友相勸。改為義學。繼實以為非起因本意。執而不從。何如。先生曰。雖若尚有所泥。然而異於世之逐逐貪求者。不啻倍蓰。可以為難矣。

子充曰。先生扁堂曰凝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曰。凝是凝翁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學不固。固即凝翁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簡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常度。故能得天而久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凝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皆此義也。凝非灰心枯坐之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為天地之心。萬物之宰。發育峻極。孰主張是。生生之易也。譬之心之於身。耳目肢體。疴癢呼吸。皆靈氣之所管攝。而心則靈氣之聚。寄藏而發生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則亦無一事而非學也。專以翁所以為凝也。是謂廣生大生。凝者經綸之本。化育

之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易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先生曰。今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念有所著。即落方所。若無所著。即成頽空。此中須有機發。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子充謂沛時常習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不敢問至道。願聞衛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發。令可行持。此機發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繼實與子充。念先生景屬榆暮。應酬頗繁。精神未免過用。張子曰。先生見道透徹。善識人病。每聞指授。令人躍然。高年步履視瞻。少壯者所不能及。是豈可以強為。隨時應用。見其隨時收攝。造次忙冗中。愈見其鎮定安和。喜怒未嘗形於色。吾黨且學他得力處。子充以告。先生曰。二子慮予之深。陽和信予之過。予稟受素薄。幼年罹孱弱之疾。幾不能起。聞學以來。漸知

攝養精神亦覺漸復漸充五六十以後亦覺不減強壯時先正以忘生猶慾為深耻大抵得於寡慾養心之助非有異術以佐之也但平時為世界心切愛人一念若根於性未免牽愛留情時有托大過用之病先師有云道德言動威儀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若強於就喧而不知節習於多事而不知省未免傷於所恃畢竟非凝翕之道自今以後會須趁此自力自懲自愛隨時節省無負諸君惠我之德所謂修良以報知己非有所飾也

先生會宿山窩子充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精神保合血氣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為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斃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所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自與虛空同壽始為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日清明之氣不使為日書之所特亡蓋幾之矣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著生死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乎應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為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

容、心、焉、任、之、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為進沖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扁之鑰敢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厄言一以為懸解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為進者乾之川九不為首也以沖為盈者滿損益謙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為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為不殺之武無扁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為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充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為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為加減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為作偽世人作偽得慣連父母之喪亦用此術以為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即此是學

子充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為事又成辜負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

妻、奴、仙、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因、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
 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
 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沖、和、教、學、
 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劇、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
 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
 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已、分、內、事、若、
 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養、成、神、龍、虛、
 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蓋、不、忍、也、

書同心冊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
 學、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聞、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翁、
 聚、之、旨、或、中、求、仁、一、體、之、義、或、究、靜、動、二、境、得、失、之、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
 謂、同、心、之、言、矣、張、子、復、靳、予、一、言、爲、之、折、衷、以、輔、成、所、志、非、苟、然、也、始、述、所、聞、子、自、取、正、焉、
 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真、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爲、
 太、極、無、欲、則、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爲、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

致、翁、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益、
 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
 時、翁、聚、以、爲、之、主、條、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譬、諸、天、地、之、化、貞、
 以、啟、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翁、
 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
 靜、而、清、澗、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翁、聚、所、以、爲、養、也、故、謂、爽、然、
 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味、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卽、所、以、爲、致、
 知、而、忽、夫、翁、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
 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
 爲、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
 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
 掩、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頹、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
 或、謂、久、涉、塵、勞、慮、其、遂、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
 滯、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
 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

大人之學

大丈夫事

與人為善
一念

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為主。以寡欲為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為而無不為。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今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不停。若求亡子於道。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為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己。予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共臻大業。務答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工程了。此一事。何事不辨。真不係今與古。已與人也。珍重珍重。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為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

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為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恐鶻突無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為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為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偽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偽。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未嘗不知。為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為良知。未嘗復行。為致良知。以知為本體。行為功夫。依舊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不思惡。良知是知。非而善惡自辨。是謂本來面目。有何善惡可思得。非鶻突無可下手之謂也。妄念所發。認為良知。正是不曾致得良知。誠致良知。所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端本澄源之學。孔門之精蘊也。

問乾坤皆聖學也。先儒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果以敬義之功。謂於本體上尙隔一塵。不及自強不息之直達本體。則堯舜禹之孜孜相戒勉。曰欽。曰慎。曰兢業。皆敬也。是亦不得為乾道耶。自良知之說一出。學者多談妙悟。而忽戒懼之功。其弊流於無忌憚。而不自知。怵竊於彭山先生龍惕之書。有取焉。亦救時之意也。

先儒以顏子為乾道。仲弓為坤道。亦概言之耳。顏子已見本體。故直示以用功之目。仲弓於本體尙有未徹。故先示以敬恕之功。使之自求而得之。非以乾坤為優劣也。良知乃自然之明覺。警惕者。自然之用。非乾主警惕。坤主自然。有二道也。學者談妙悟。而忽戒懼。至於無忌憚。而不自知。正是不曾致得良知。非良知之教使然也。子有取于彭山龍惕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略。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敝。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流。自妍自強。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為。未嘗有欲也。若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揭嘗以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為宗。警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

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為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警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旨。不擇其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褻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為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在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為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門之學。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非。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

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篤實莫如曾子。穎悟莫如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問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式之類耳。必無溺于汗下之事。鄉愿之忠信廉潔。謂之曰似。則非真忠信廉潔也。矯情飾偽。可以欺世俗。而不能逃於君子。襲取于外。而終無得于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真是忠信廉潔。則必為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為狂。而忠信廉潔為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廉潔之行蕩然矣。請問其說。

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套。無溺於污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日。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畧無迴護蓋藏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

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欠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是以取盛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狗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譬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問良知本來具足。不假修為。然今之人。利欲膠蔽。夜氣不足以存。良或幾乎泯矣。譬如日體本明。而病日之人。漸成障翳。要在去其障翳。而光明自在。不必論其光明為何如何。如今不務克去。已欲以復其本體。而徒曰良知。良知云爾。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請即致之。

之方。

良知不學不慮。本來具足。衆人之心。與堯舜同。辟之衆人之目。本來光明。與離婁同。然利欲交蔽。夜氣不足以存。失其本體之良。必須絕利去欲。而後能復其初心。非苟然而已也。今謂衆人之目。與離婁異。是自誣也。障翳之目。自謂與離婁同。是自欺也。夫致知之功。非有加于性分之外。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若外性分而別求物理。務爲多學。而忘德性之知。是猶病目之人。不務服藥調理。以復其光明。俛俛然求明于外。祇益盲瞶而已。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于萬松仰聖祠中。首舉乾潛之說。請闡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龍御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隱而未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汲然求見于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之心。不足以達天德。遞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是二義。遞世而人以爲是。如神龍之蟄於淵。可望而不可卽。有名可成。無悶爲易。遞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衆矣。或以爲僞。或以爲矯。甚或以爲取捷徑。圖速化。無復有名可成。無悶尤難。學至于無名。其至矣。古人論學。必以此爲極致。中庸曰。遞世不見知而不悔。語曰。人不知而不愠。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

勿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文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潛龍之學也。復問蒙養之義。先生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算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一變。是鑿竅於混沌。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算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致知議畧

徐生時舉。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陽明先師遺像於天真。因就子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廓念庵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證所學。三公言。若人殊。無非參互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如是則爲良。如是則爲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

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釐為數條。用以就正於三公。并質諸敬所君。且以答生來學之意。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本空。若體即為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為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為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為。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為忘幾。不及則為失幾。忘與失。所趨雖異。其為不足以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

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歿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硬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闕然指以為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滿以甜酸。口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淆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眩暈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為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安。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萌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不足以語聖。幾於自誣。且自棄矣。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爲信者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日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日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見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用上。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却於已發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本體正。纔正心。便有正心

之病。纔要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幾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哀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復性之旨。爲有間矣。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爲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爲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爲內。感爲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爲外。以感爲內。而於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之分。則寂無內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了然。設爲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即謂之無心。而斷以爲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

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具足不犯做手為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意却實以為混沌無歸者且非污壞者所宜妄意而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為雲霧之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為堯舜小人之可使為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字遂謂乾知為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為獨知七德咸備為統天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下文照之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為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他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險言其變能說能研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禮聲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大始大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為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下文證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為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

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層層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肖為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說發便屬睹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蓋嘗以學之未能為憂而乃謂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明察為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為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為無形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主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之止而說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蘊是矣而謂獨知是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睹聞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即所謂未發之中原

是不睹不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玄德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虛明不動之體。即為易之蘊。致者致此而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則應之至。不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為發。而屬於觀聞。別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為主宰。然後為歸復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見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人心真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看。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為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為人心真體用。不幾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嘆乎。誠精而明。寂而疑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體寂然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即是為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為有之幾。寂為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詰為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即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謂。易曰。介石為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石。故

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也。肝豫之悔。詔也。冥貞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為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常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為誠。良知之妙用為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作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為幾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石以為能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皆以慎獨為要。獨即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羣陰之所能亂。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為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

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傲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爲。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然後爲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然之良。卽是愛敬之主。卽是寂卽是虛。卽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爲也。若更於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於所主。以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爲坐享之成。不幾于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于知之上。復求有物以爲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欄柄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欄柄。非愚之所知也。吾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識。無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于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于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爲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

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脉。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卽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卽是虛寂。此學脉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蓋不觀易言。著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行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應而妙。不待至之而自無不至。今日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政。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能免牽己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見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類。師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於中。體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考。而謂之茫昧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周程

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廣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關。則專翕之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為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鑿其形。所照幾何。延平此喻。未為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先生曰。欲致其知。在于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知即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著之神。赴之知。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川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為贅詞。師門為勦說。求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應感之川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為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為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者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肯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之說。亦以為全屬人為。終日與物作對。

牽已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懲羹吹壘之過耳。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即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專翕。專翕即寂也。直與關。即是寂體之流行。非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故謂之茫味支離。非以寂感為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為意欲之動。恐亦求情之過也。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為性。而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當下為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為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為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為主。則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為已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

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母。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也。子之所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為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為性。亦以覺為性。又有皇覺正覺。同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蓄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為有所歸。與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于禪定。佛家亦是二乘證果之學。非即以虛寂為禪定也。佛學養覺而蓄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未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佛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答敬所王子

展誦來教。承示格物問答。拈出無欲二字。為聖學第一義。足知良工為道苦心。此原是濂溪主靜無欲派頭。然即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後兄之云云。可從而質也。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意。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功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既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相乘之機。非即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意之實事。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是之謂格物。來教謂物有本末一節。乃是專啟下文。重在本末先後四字。下文先致其知。而後知至。此先後兩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本末兩眼也。誠然誠然。愚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却非可以欲訓也。物是虛位。格其不正。以歸于正。只從一念上識取。念不正。則為邪物。念正。則為正物。非若從其在外。而不由心也。

來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況欲格而去之亦是善問見必欲以無欲證之謂指惡外物之物為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為物欲者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配惡外物之物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為兩解反成纏繞若如先師本旨人倫事物之物即惡外物之物本非二義在人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庶物之物即是格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見徑以物字作欲字看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于物曰言有物曰精氣為物記曰以鄉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曰為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為欲也即如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然後為欲亦未嘗即以物訓欲也即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克己無欲功夫亦非并視聽為欲而欲格去之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見援為一章兩解之義謂克己之己不礙由己之己無欲之物不礙本末之物夫已無二義物無兩解虛心善觀本自明白見提得無欲話頭煞緊隨處與他黏貼故執見未肯盡捨耳

人人自有良知如定盤針針針相對謂之至善稍有所偏或過或不及既謂之惡無欲以全其知體時時對針不使少有過與不及則發為好惡自無所偏忿懣親愛以下種種皆當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自誠意以至於天下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見所謂以傳解經非如後儒

別作一番話說者是也宋儒亦有扞去外物之說先師謂只說得去惡一邊外物亦須作物欲看若以外物為人倫事物則不可得而去也

默窺吾見於先師之學已信過八九分曰知者人心之虛寂靈明之體也無有不滿足之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間有不致者少艾妻子與慕君諸欲有以移之也舜惟終身慕父母不為所移故謂之大孝以無欲也聖門只是以此為第一關故大學經文將天德王道之全學拈出示人此千古學脉也又曰千古聖人兢兢業業止是有去欲功夫故磨鏡有工夫而鏡之明白顯刮銹有工夫而劍之利自全格物而知至者垢去而鏡明銹盡而劍利也同志中能如見發揮高當徹透寧復幾人日用應感工夫大段了了無欲公案固見所自證不容自己者也區區所欲效忠於見者只在一字點撥之間於見工夫若無甚加損而立言設教根極要領關係不小格物物字仍望還他天生本來樣子與倫物感應之物平等體究弗以欲字為物蓋父兄鏡劍所謂物也不為情所移不為垢銹所蝕是無欲以致之也本自平順無可疑粵自聖學不傳沉溺於師門窮理之說買賣焉求之於外已千百年於茲先師從萬死一生中悟破良知之旨提出立教數十年來海內信而從者漸衆始知反身而求寢微寢章寢幽寢著漸有可續之緒吾人相與一意舉揚宗教共終遠業省了多少言語分疏此善於繼述分內事也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既高年。階明歲八十矣。今忽忽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遂虛度此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吾人年入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糧。作何幹辦。一念相應。即無生死。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公靜中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行也。

徐子曰。竊謂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能存此。即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辦幹。亦何生死之不可超。佛家所謂常住法身者也。吾人年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各於此加勉。何如。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識承受。正是無始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望我公密察。弗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根。却緣只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曾實致其知。譬如窶人。不曾蓄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為珠耳。今請更為後學發明。致知工夫。何如。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別。向請教。譬如明鏡照物。鏡體本無黑白。而黑白自辨。乃照之。川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體。百凡應感。一照而皆真。方不落生死。不是識神用事。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

工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即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於識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幫補湊泊。終日勤勞。祇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我公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善甚善。蓋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求助於幫補湊泊矣。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為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窺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徐子曰。若果如此。則工夫不必求增。亦自無可增矣。此數語誠究竟義。佩服佩服。

答五臺陸子問

萬歷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十老儂。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脩。同心之碩也。陸子因舉大慧謂。

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啐地折曝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為柱杖。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中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之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熱慌慌。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因地一聲。便見倒斷也。

此是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可用力處。先生曰。予舊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師。謂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達摩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鐵酸餚。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扣陸子看話頭。一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字話頭。日用應酬時。

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從知上躲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舍不得致良知。四五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為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字話頭。真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為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即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會在一念入微。切已理會。故以為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為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為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妄認四大為我相。離我視他為人相。所憎為衆生相。所愛為壽者相。有作有止。有任有滅。為四病。四相不出。人我愛憎。四病不出。有為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空為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撥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

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為初禪，色界為二禪，無色界為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色界內。四禪始為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為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旨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大虛，大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既為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正傳，儒學明，佛恩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聞卿漸庵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舟，迎先生為南滁之會。既而學院楚侗耿子，使命適至，期會於留都。先生乃以秋抄發錢塘，達京口，適家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壩，過訪舟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為聖人之志，親師取善，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佩服不忘。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贊決題覆，固已分事也。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偽學。泮謂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蒙聖明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

偽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概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全椒，訪南玄臧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臧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眾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界與無色界乎？眾中聞之惕然。

漸庵李子，五臺陸子，偕同志百餘人，來謁先師新祠。師會於祠中，李子叩儒與佛同異之旨。先生曰：豈易易言也。未涉斯境，妄加卜度，謂之綺語，請舉吾儒所同者，與諸公商之。儒學明，佛學始有所證，毫釐同異，始可得而辯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良知者，性之靈，即堯典所謂峻德，明峻德，即是致良知，不離倫物感應。原是萬物一體之實學。親九族，是明明德於一家；平章百姓，是明明德於一國；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親民正所以明其德也。是為大人之學。佛氏明心見性，自以為明明德，自證自悟，離却倫物感應，與民不相親，以身世為幻妄，終歸寂滅，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其大凡也。

問者曰：佛氏普度眾生，至舍身命不惜，儒者以為自私自利，恐亦是扶教護法之言。先生曰：佛氏行無緣慈，雖度盡眾生，同歸寂滅，與世界冷無交涉。吾儒與物同體，和暢訴合，蓋人心不容已之生機，無可離處，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裁成輔相，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所

賴以立也。

兩峯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螻蛄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螻蛄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螻蛄化去。心德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幾幾。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為愚矣。

或問先生云：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曰：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倪即善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宇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即所謂樞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真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至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虬峯謝子曰：尋常閒思雜慮。往來憧憧。還須禁絕否？先生曰：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之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柢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他。只是提醒良知真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閒思雜慮。從何處得

來。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或問學者用功。病于拘檢。不能灑樂。纔少縱逸。又病于不嚴肅。如何則可？先生曰：不嚴肅。則道不凝。不灑樂。則機不活。致良知工夫。不拘不縱。自有天則。自無二者之病。非意象所能加減。所謂並行不相悖也。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為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為。必不能盡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只如武王不葬而興師。夷齊叩馬而諫。二者若水火之不相入。然同謂之聖。何也？使武王有一毫為利之心。不出於救生民。夷齊有一毫好名之心。不出於明大義。則是亂臣淺夫之尤者也。此可以為觀人之法。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

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僞山西來意。僞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為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脈。儒得之以為儒，禪得之以為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若夫儒釋公私之辨，悟者當自得之，非意識所能分疏也。

先生謂孟子曰：自先師拈出良知教旨，學者皆知此事。本來具足，無待外求。譬諸木中有火，鑛中有金，無待於外爍也。然而火藏於木，非鑽研則不出；金伏於鑛，非鍛鍊則不精。良知之蔽於染習，猶夫金與火也。卑者溺于嗜慾，高者恃于意見，漸漬淪浹，無始以來之妄緣，非苟然而已也。夫鑽研有竅，鍛鍊有機，不入其竅，漫然以從事，雖使析木為塵，碎礦為粉，轉展煩勞，祇益虛妄。欲覓金火之兆微，不可得也。寂照虛明，本有天然之機，竅動于意欲，始昏始蔽，消意遺欲，存乎一念之微，得于罔象，非可以智索而形求也。苟徒恃見在為具足，不加鑽研之力，知所用力矣。不達天然之義，皆非所為善學也。

先生曰：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者，人心之覺而為靈者也。從古以來，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靈而已。孟子於其中，指出良知，直是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也。良知不外思慮，而思慮却能障礙良知。故孟子尤指其不慮者而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要譽，惡其聲，則慮矣。見嘍蹠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宮室妻妾，得我而為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指用功而言，非要其成功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父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脉理衆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

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猶言見天地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沖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沖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先生曰。戒慎工夫。直是從爛然無欲。真心見前。便是達天德。此功夫極細密。不容有一毫加減。加即助。減即忘。佛氏謂靜不滅動。不滅照。夫靜中無朕。何者為動。何者為照。而又一心以滅之。則已不勝其擾矣。而又安能靜也。解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固類此。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之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為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

儉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為天下先者。謙沖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為之先。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諸。先生曰。然。莊渠為嶺南學。慧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未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不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為天根。天根即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尙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應感上致此良知。便是格物。一時不致良知。視便妄視。聽便妄聽。喜便妄喜。怒便妄怒。便不是格物之學。推之一切應感。食息動靜。出處去就。無不皆然。良知即天。良知即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欄。

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洞山尹子為主相期同志大會於東園請曰朋友講習麗澤之益也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言先生默默徐答曰嘗聞之講學有二有講以身心者有講以口耳者諸公褻然聚于一堂神肅氣沖一念兢兢如見如承揖讓酬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身心之益莫大於是只此是學使平時應感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言非贅則狂矣諸公歛容曰不講之講乃真講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倆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為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括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

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脉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曰諸生曰求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答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為君臣父子左右則為長幼朋友內外則為夫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是為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為教下以此為學而無有外物之遷多歧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絕民不興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多歧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為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明倫之事心性之求問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闕然指為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求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倫之說將有翻然而悔翻

然而悟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者矣。

丁子請示為學之要。先生曰：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論語一書，開端便提出個學字。所謂學者，是明善而復其初，非徒效先覺之所為也。時習是常明常復之義，善即是恆性，初即是良心也。理義本自悅心，私欲間之，始有不悅。時習則不為私欲所蔽，故悅。古學字與孝字通用。下章即拈出孝弟二字為行仁之本。中間所答問仁問孝，事父母，友兄弟之說，不一而足。及至孟子發明親長之義，更為切要。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只是名號。事親從兄，乃其名之實也。七篇之中，道性善、陳王道、明聖學，那一句離得孝弟？管晏事功，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繼往開來之功，以孝弟而紘之。復提出不學不慮，良知兩字，示人以用功之要。入聖之機，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為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真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為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語。成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脈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此赤子之初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叅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芽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朝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先生曰：愛生死者未可以死，只為有愛根他。聞了道，此心已了，萬緣放得下，無復有愛根牽纏，纔可以死。其實死而未嘗死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為之主宰。人生在世，有閒有忙，有順有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得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一得來。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知生即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宋子命諸生歌詩，因請問古人歌詩之義。先生曰：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琴瑟簡編歌咏舞蹈，皆所以養心。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惟歌咏是元氣元神，訴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只是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究，蕩滌消融，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基位育之本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子與人歌

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非再歌之謂。使反之性情。以自考也。禮記所載。如抗如墜。如橋木貫珠。卽古歌法。後世不知所養。故歌法不傳。至陽明先師始發其秘。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四義。開發收閉。爲按歌之節。傳諸海內。學者始知古人命歌之意。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堯舜羲皇。只此便是學脉。無待於外求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去進。必有業次以爲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場。卽文字。便是進場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心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卽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實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夜氣之義何如。先生曰。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出箇生幾與人看。息是人聖路頭。如牛山萌蘖之生也。平日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爲旦晝所怙亡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

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若不知練習。怙於旦晝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舵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橫。自無所礙。若執定舵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或問志伊學顏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叟。便以天下爲己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個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此志。必須學以充之。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個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爲多。上智下愚。間可數也。方諸易道。上智爲吉。下愚爲凶。中人爲悔吝。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設。吾人

今日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中才之士乎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為主五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與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因命諸生紀會時所發明以永佩服云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為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求以自謙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懣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而知惡惡而知名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乎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謂之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

即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即所謂良知也或問格物之義或以格物為至其理或以格物訓作無欲其旨何如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之應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應感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便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功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也夫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只是一事身之主宰為心心之發動為意意之明覺為知知之感應為物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此處廷精一之旨合內外之道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為欲則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也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軀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軀不為日晷所特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舟為喻今復請以操兵為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軀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為入舍為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執定則為典要不可以適

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為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發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或問易之為義。宋儒解為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為易，一剛一柔。日乘陽精而明於晝，月乘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變通所以趨時也。易即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籌者在囊外，以無用為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舞。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々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雩詠，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唱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為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廢歌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

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為，尙未毅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為，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靳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使夫子之嘆，徒托諸空言，可慨也已。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眾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為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川，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為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為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為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為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為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污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

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肸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命挈而歸之公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繫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

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惟有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修此則謂之教。其應於用也。耳自能聽。目自能明。遇父自能孝。遇兄自能敬。無他物也。以時而出。天則自見。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遇灑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為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爛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時開落。唐虞以之為揖讓。湯武以之為征誅。大之為仕止進退。小之為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知而學。謂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間而已。是為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千聖之學脉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於會稽。會宿龍南小居。陽和張子。康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擁衾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為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咲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川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子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為。而我無為。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為龍。一以

為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子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密叩曰。康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康洲溫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為法。以聖人為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說。質明復相與為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為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闕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懽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為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尙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鏡。吾兄感應行持。尙涉做作。有踈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缺。自無安排。方為自信也。鄧子復書曰。讚向往左右。非一日矣。夜半倒陳所見。以聽可否。而翁慰我曰。可。故遂輕於別去。及今思之。殊覺未竟。尊旨竊為恨之。千里而來。事孰為大。願草

草哉。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言語威儀。猶未免做作。落在第二義。竊自知之矣。蓋人所謂密。而我輩以為疎。人所謂固。而我輩以為漏者也。承諭知門下愛我過矣。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敢不拜命。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偕諸友饌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予念諸友相與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況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教。憤而後啓。悱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之。謂之強聒。君子五教。答問居一焉。譬如醫之治病。必須病者先述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不為徒發。望氣切脈。終不若自信之真也。衆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為學只在理會性情。請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涼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是做。做生於客氣。傲矜之別名也。敢問去做之方。先生曰。此尤切問也。做凶德。纔做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惟恐一毫喫虧受侮。丹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做字。結果一

生傲之反為謙。謙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為貶損。酒清雖濁而不敢飲。餚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為屈。終日百拜而不以為勞。盡為主之道也。若是為客。未免易生彼我較計之心。氣便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辦人處。若常能為主而不為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己。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為累。不能專志於學。將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為物。物即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為尚。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為工。隨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為有助。不惟有助。即舉業為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瘠。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畧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此亦切問也。向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不足。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

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昃。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機靜養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賴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己免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由。不敢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窺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為教。但欲借此為諸君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為從違者。若之何。而可孚衆人之情。不負先生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咎。善學者聞之。莫非動忍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臯陶陳謨。尚擬以丹朱戒。以慢游傲虐。若命項輩然者。舜皆樂取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為從違。却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為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五倫根本。皆未有傷。譬之昨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

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為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消滅，不為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緣遺釋，不為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今謙下得來，或平時狗情貪欲，只今廉靜得來，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今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今勤勵得來，寢微寢昌，寢幽寢著，省緣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為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以虛聲號召，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夢入清都，自身却未離溷廁，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主氣，客氣尤為聞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為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

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業舉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玄略、周子順之、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峯，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為快，學究及庵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為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木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後能無過分之求，無過分之求，則可安業，不遷以成其初學之志。昔者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便是即農以為學，傳說在於版築，膠鬲在於魚鹽，便是即工與商以為學，當其未發未舉之時，惟知安分盡業，原無榮祿之想，及其出而為鄉為相，不過隨時展錯，以成應緣涉世之功，於本來性分未嘗有所加損也。矧士尤四民之首，以希賢希聖為實學，以萬物一體為實功，苟其未遇，則嘖嘖咄咄，以博靡相高，以句字爭巧，而不知強恕反身為何事，及其既梯進取，則上者矜籜籬以博名，次者循繩墨以奉職，下者營窟濶家，以為得計，而不知明德新民為何事，是分學與業為兩途，不知業有所遷，而學亦隨廢，何以先細民而成其為大人之學哉。是故處則有學業，出則有職業，農則有農業，工商則有工商之業，卿相則有卿相之業，業者隨吾日用之常，以盡其當為之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

也。惟諸君共勉之。

興浦庵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於興浦山房。因置榻園中。共修靜業。沈子蓋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予山中。慕陽和高誼。思得一晤。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控關蓮池出迓。坐丈室。錢子正峯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竟。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即觀以該察也。因黑白自辨。而本體之明不虧。此即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乃形容解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奢摩。隨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

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即誠意。觀即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非有二也。陽和子更須加一言以相正。尤見交修之益。不爲虛也已。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爲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爲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於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於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彼二氏之虛罔空寂。騁其私智於過高。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五伯之權謀術數。溺其私心於卑瑣。而無有乎誠愛惻怛之實。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即本體以爲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

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望而不通。知止以至於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而能慮。易云：「介於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功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於能得也。此是用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功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己任。不如此便流於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於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於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於家。須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於耳。心本能言發竅於口。心本能動發竅於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

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卽屬於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善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於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於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於禮。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爲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爲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爲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於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其自欺。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本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於一